少城聚豐園啓事

本園營業廿餘年饌肴精美有口皆碑現値新生活運動中兼以銀價高漲本園爲獻迎顧主特將席價照原價每棹減少二元以酬雅意暨以大岸交易滄卷照市折合當此秋景良辰正宜飛鶴賞菊本園地濱荷池花木在望且座位雅潔並可臨意配桑諸凡宴客結婚無不適宜至於招待遇調尤屬餘事也

智育影院

十一月一日起演

愛與死

大光明

十一月一日起演

七劍十八俠　午場

飛行大王　晚場

新詞戲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illegible]張路會　[illegible]王跳會　[illegible]湯　[illegible]學　良　萬儂　跳舞　[illegible]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出洋　學　良　邊關　生瘡上　[illegible]　花仙賤　文學街　哭屍　捐款　[illegible]　鄧兩軍大戰毗河

劉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再者凡在各代登處報名者希速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笑俗先生著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書　年十三歲

笑。眞妙。買來難多。硬有味道。又不錢。費鈔。笑得你餓大吊。。雖滑稽確不錢。甚麼東西樓錢京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書君寄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書君讀書努力

笑俗誌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書報雜誌小一冊取費部亦不另取賃費一月五角以四十元是數書價爲額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星期四）

第伍肆伍號

社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鄒魯之題辭

題陳安仁中國文化演進史觀辭

昔桐門右師語皐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叔孫昭子謂賤其宗是賤其身也，今之鄙夷已國文化者，蓋類是矣，夫化之隆窳，與勢之強弱，非可相蒙，日本舊爲中邦哺乳之孫子，今爲西歐煦嫗之桑蟲，美則暴興之國也，在歐陸古國視之，猶廣州人之視大鄉里耳，然學於彼國者流，驟覩其富強之狀，率慴慴失措，喪所由來，以爲彼實天驕，文化高深，豈非賢智之過哉，覃研世界文化，莫先於中山孫公，然審思明辨之餘，以爲吾固有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宇內莫能尙焉，尤灼見大學政理，卓犖萬國，獨擅至寶，赫赫孫公，木鐸廣播，青天白日，國旗輝映之下，孰不飫聞德音，乃學者不務復駕所說，一出國門，溺於所習，蔽於所見，陷于昭于之譏，而中邦文化之三軼歐美，反有待于羅素一流之贊美，寧非惑歟，夫萬物紛錯懸諸天，羣言淆亂衷諸聖，陳君安仁篤信好學，辟闢里說，一衷于孫公遺訓，輯錄成書，以來示余，余喜其條理明辨，攻守有度也，輒爲之序，以啓昧者，中華民國廿三年五月，鄒魯

△國慶歌（二）

邵元冲

鼓歌吧！國民！謳舞吧！國民！青天皎皎，白日堂堂！發揚我民族奮鬥歷史！團結我同胞雪恥圖強！巍巍我祖皇帝，手揺搶槍！赫赫神功大禹，躬奠狂瀾！大哉先師孔子，教澤未央！泱泱國風，周秦漢唐！內安外攘，國阜民康！武烈皝皝，震八荒！蠢彼醜類，敢犯天常！修我戈矛，與子偕行！起來吧！國民！前進吧！國民！大家齊來祝我中華國慶！

小舞台

城隍爺娶姨太太　第二幕　打圍

（鑼鼓）報館編輯。震於我大名之下。無稿不登。有文必錄。可是。那些報館裏的文虫。愛錢若命。一文難捨。一個月所給稿費。尙不够吃碗湯元。有些報館更惠我報低數張。當作草紙。又有油墨。用以糊窗。又不美觀。是我才棄此不幹。往講評書（鑼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嘩吟）一聲吆嚮亮。人頭落地。要知後事如何。明夜在說。憑我這一副利嘴。也要頓頓吃䐓。營此業已達三十餘年。堪稱老號。今日晴紅無事。講書倘早。不免長街走走則可。（唱）提往事我把父母恨。不該送我去讀經文。以爲哉吁嗟乎硬是難論。孟夫子孔夫子但得求勝。張阿三年幼撿大糞。門口站的是白克門。李萬興先前占山稱。而今汽車還帶弁兵。未完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　續集（210）

第一回　鴛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陳達夫道。這不過表示我一點敬意。那裏値得呢。我有個朋友。很愛好音樂。現在他願意買那三樣樂器。特地命了我來。代爲交涉一吓。何君馥道。可以可以。密司忒陳要買。那在好也莫有了。何君馥說着。便請葉倩儂去將梵亞鈴二胡等拿來。陳達夫。便取出王伯年開的支票。交給何君馥。又說道。密司金。他還莫有來麼。何君馥不俟陳達夫說完。便將雙手不住搖動道。不要說他。不要說他。看看都要演奏了。他都還不見影兒呢。陳達夫見他們很忙。也便不能多說話。拿着梵亞鈴三件樂器。鞠躬去了。何君馥見金英還不見到來便請胡蕙去催。胡蕙將才走去。前台已經演奏。何君馥忙得手足混亂。不一時。便輪到他的瀟湘夜雨。何君馥急掠了掠頭髮。出場演奏。葉倩儂將才把幕幃拉開。陳達夫巳先飛過眼風來。何君馥彈了一闋。

本報發行部遷移啟事

本報發行部過於狹隘現由一五四號遷移於斜對門一叁柒號內再者本社對外對內皆由社長魯君負責現在除聘總編輯馮詩雲君外從未聘任何人担任職務如有發現卽是假冒特併聲明

賽金花訪問記（續）（四）

余問「你怎麼住在此地呢？這是誰的房屋？」

賽答「我當時與他們闊過以後，效有地方住，只有住到此地來，這是前吉林省長徐某所建，三間房子，以前每月房租要十八元四角，後來減爲十四元四角，我房租欠了八百餘元，他們始終沒有來討過，他們肚量眞大呀！」

問「這房子既然是吉林省長所建，他爲什麼不建高大洋房，而建在此地來，這樣矮小破陋。」

答「這是以前新世界附近，建築平房，租與小販居住，按月抽收房錢的。」（未完）

！

恢復我青天白日國旗之榮光！（未完）

義犬救主

武昌訊，日昨記者路經武昌平湖門後街，見一年約雙十之男子，仰臥地下，口吐白痰，記者見狀甚爲驚奇，因詢問何故，據一老者云，該男子乃梁道街某雜貨店少東，姓孫名煥超，向有羊瘋之疾，每發病時，則隨地倒臥，不省人事，煥超家蓄有一犬，天性極其靈便，訓練亦很馴良，並能用嘴傳說消息，因其主人出外時非帶該犬不可，此時煥超舊病復發，該犬又向家中送信去了，不多時犬果至，見其渾身灰色，惟脚爪黃毛，引有壯丁兩名，始將煥超抬往家中，此犬能救主人之急，可謂義矣，

治家寶書　婆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婆婆曰，請客莫請母豬嘴，請五十，來一百，床上開當鋪，馬桶不得歇，上席拉拉扯，么姨媽才是客，娃娃哭，奶奶罵，上一碗，甜燒白，正說夾，就莫得，各人面前如山積，碗內骨頭都莫得，席後檢碟碟，匙羹都咬起缺，

▲婆婆曰，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

▲婆婆壽，洪順三鞠躬，婆婆曰，汝不聞周公之禮乎，上至肩，下至膝，手兒抄之，脚兒擺之，敬也，

▲婆婆入戲園，每劇開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原函過長，故不錄）（逸儕）

（答）逸儕先生，來函悉，所問名事，大底皆葫蘆中藥，自王葫蘆炸裂時，即可自知，吾人應用冷的頭腦，觀察一切，此種葫蘆事，弟只有靜觀而已。

哀情短篇　姊妹花　下集

水萍撰

低頭開始讀着何可人著的「姊妹花」。一頁，二頁，三頁……呆板的筆調，引起了睡神的降臨。「信！先生」呵娟的的地跑上樓來，手裏拿着兩封信。

「萍：

你好嗎，現時我只覺得心亂，萍喲！你的安慰，我是深深的感激，然而命運，命運剝蝕了我的幸福。曉得嗎！出嫁引起我滿懷的憂鬱。你呢！萍，你也憂鬱嗎？我十分對你不住，唉！我還是莫法呀！祝您　健康　你的過去的愛菱上」

「他還是莫法呀！」我低低的嘆了口氣。

「水萍兄：

姊妹花改編就緒了麼？讀者是一再的函催，請你迅速好了煩勞之廳，暑假時再深酬吧！祝您　快樂　笑俗」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磨豆豉

零售 口蘑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每斤

▶批發販莊格外價◀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城隍娶妻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窟售店建南土漂煙一杯四角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敬謝靈子術大家

王君紹渠

鄙人因工作勞頓過身疼痛遍求省中名醫服藥俱皆無效後因閱報乃就靈子術大家王紹渠君調治不日痊癒竟奇效若此無以爲謝故登報表示歉忱并爲都人士介紹

王君現寓中東大街八一號內

敬謝人賴墉泰謹啓

乾坤金鎖丸

由湖南長沙初到試服藥品功效實一瓶進一瓶千瓶效畢每瓶定價大洋一元錢前無扣此丸專治諸虛百損狀陽種子愛情聖藥萬試萬靈

成都經售處 生生藥房 華勝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館場普通如登廣告收數必定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月收費二角餘類推入書及大語字不置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三回 矯若神龍盧霸林失蹤 奸似鬼蜮魏朝賢遣將

何朝鼎將欲上前阻止，叫他勿容躁急，哥利亞巳邁開大腿，跨上帳去，向着黎元忠躬身施禮，黎元忠猛見哥利亞上帳，心中便知是下面諸將，俟得不奈，又恐誤了大事，不住的向哥利亞丟眼色，叫他依舊退下，哥利亞只作未見，元忠無奈，方問道，哥將軍不在下面飮酒，上帳來何事，哥利亞道，此次忠毅王墨參贊辱臨荒島，利亞感愧交集，無以爲謝，特來舞棒爲樂，徐搴鼻孔裏哼了一聲，心裏暗想道，來了來了，黎元忠躊躇了一吓，便起身向羅燕墨賽花道，啓稟王爺參贊，今有荒島小將哥利亞，因感王爺參贊招撫之恩，意欲在帳前舞棒爲樂，未知王爺參贊，可否喜悅，墨賽花淡淡的一笑道，好哪，既哥將軍有此奇才，賽花極願一觀，當此國家多難之時，正需此種勇將，若果有特出之處，忠毅王必將轉懇升上，委以重職，哥利亞聽說，心中大喜，急忙向賽花羅燕徐搴，施禮謝恩，當即退下帳去更衣，黎元忠心裏暗想，此計也妙，能趁空打殺墨賽花，我也好抽身下帳，讓卜嘉拉等，來共擒徐搴，黎元忠心中想着，哥利亞巳結束停當，提了對狠牙棒，踏上帳來，但見他頭上束着條紅綢紮巾，身着排扭打衣，腰繫鸞帶，下着敝褲，足下登了雙薄底快鞋，威風凜凜，越發令人望而生畏，哥利亞向着自己主帥，將手一拱，然後方轉身向着徐搴羅燕墨賽花一一施禮，將禮施畢，哥利亞一翻身，退立帳口，便將手中狠牙棒舞動，果然好本領，但見着一片寒光，護着全身，看不出誰是人誰是棒，哥利亞一面舞棒，一面便一步步往帳上移動，左移右移，以將移攏賽花近前，只差數尺，便將撲攏，却被張應雷一聲大吼，拿下去坑，哥利亞又只得一步步退了下來，羅燕這面，有徐搴坐在那兒在，哥利亞久聞得徐搴雙肘利害，故爾不敢造次，只望着墨賽花這面逼來，看看將要成功，又被張應雷喝退，一連數次，哥利亞驀地將雙棒收攏，向着黎元忠施禮道，小將奉國公明令，忠毅王墨參贊鈞旨，舞棒助樂，不料正玩至中途，又被才後將軍喝斷，咄咄逼人，未知何意，哥利亞語尙未完，王孟雄巳大踏步走了出來，向着羅燕徐搴墨賽花躬身施禮道，小將不才，亦願舞刀爲樂，哥將軍單舞未能肆志，末將願與對舞，墨賽花便轉面向黎元忠道，唐營大將王孟雄，因將軍一人舞棒，未能肆志，王將軍願與之對舞，未知國公以爲然否，黎元忠心裏一想，這才糟糕，本得不答應呢，方才別人都慨然應允的，承認哥利亞舞棒，并且還答應代爲保奏，黎元忠想着，只得勉強點頭應好，哥利亞聽說王孟雄要同他舞刀，心裡暗想道，你這個小子，也像是活得不奈煩了，好好，老子先把你砍了在說，這時帳裡帳外的眞邪島軍馬，俱都在躲着偸窺，起初見哥利亞舞棒，往打墨賽花，見着棒光巳將逼攏墨賽花面前時，莫不大喜，却不料被張應雷識破，喝退下去，一連幾次，諸將也自懷恨，卜嘉拉又欲掙了上去，却被何朝鼎死力攔着，叫休誤了大事，此時見王孟雄要與哥利亞比較，俱都復又狂喜起來，暗自竊議，那王孟雄眞正在皂死，哥利亞威鎮眞邪島，數臨大敵，那裏還懼怕你無名小卒，徐搴見着哥利亞英勇異常，也暗地裏爲王孟雄捏一把汗，哥利亞惡狠狠提了狠牙棒，便在帳西邊，站定了門戶，王孟雄提了大刀，便大踏步走在帳東邊站着，兩個人站立妥當，便要厮殺，眞邪島衆將，俱都伸長頸子偸瞧，只等哥利亞將王孟雄砍掉，便跳上帳去擒殺羅燕，徐搴此時也伸去握着鴛鴦肘，若王孟雄不敵時，便要下去幫助，王孟雄却早已打定主意，站定步伐，倒曳着大刀，說時遲，哥利亞將喊得一聲請，那時快，王孟雄早跨前一步，巳翻起大刀來，的聲，向哥利亞劈去，只見血花亂濺，肉屑橫飛，哥利亞措手不及，巳被王孟雄砍倒，眞邪島諸將看着，莫不氣惱，一聲吶喊，便齊撲上帳來，擒殺羅燕墨賽花，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沙灘會賽花賺盧杞 截亂軍羈林救徐搴

大字精本 玉獅帶刻將出全

本報玉獅帶曾風行一時，刻因各方函催，巳將一二三集付印，至封官止，本書即告一段落，特請小說名家，天涯淪落人，重新編訂，兩集齊出，每集五十回，一次出書，較之初集，更多二十回，特別歡迎讀者，一二三兩集，取工本費一元，書額無多，訂者迅速，茲將回目列下，

第卅三回 黎元義園搜楊公府 朱漁丈借渡水國村

大明廿七俠

一八〇

第四十九回 龍寶山私訪逢拐匪 貢穩厚府衙丟典利

不會目見，如果目見，我昨日在堂上，還不證實了他嗎，茶博士笑道，吉爺，你既不能證實，這官司是不能怪龍大老爺延宕下去了，吉瑞符道，不，你聽我說，如是我做官，定然一堂就斷得一清兩爽，這些小之事，不用怎樣問，只要問四鳳願不願再到李家去爲婢，他如說不願，就斷個人交王洪生領回，契約無效，李小順既充有錢的主兒，這六十千文，是在乎的嗎，茶博士忍不住笑道，吉爺這話真說得甘脆，李小順是原告，老爺不問原告的意思，便能下判嗎，二人正在一問一答，吉瑞符瞥眼看見兩位算命先生，坐在那邊喝茶，便說今年運氣不好，喈算算命，轉轉運，說着走將近來，向龍公二人拱手道，先生，咱請先生排八字，看今年流年如何，龍公欠身道，請坐，尊駕是給人算呢，還是自己算，吉瑞符道，咱自己算，龍公道，請報了來，時真命不假，吉瑞符報道，三十七歲，閏四月十七日丑時，龍公給他掐了指訣，仔細一排，將他面容一觀，便說君子問災不問福，在下算命，素不奉承，照尊駕這八字推算，前兩年運氣平平而過，今年正當交脫，交交脫脫，晦氣不輟，應當有些口舌，不破財，就得生災，吉瑞符聽說，暗忖這先生倒會套口氣，便說先生，照命而論，以前該怎樣呢，龍寶山道，尊駕不見氣，照尊駕的八字而論，應當先喪父，後喪母，手足不全，欠一百三十六天，八歲行運，初行羊刃暮庫，論人呢，日坐魁罡，應主爲人心高志傲，又逢金水傷官，應主聰明，照此而斷，尊駕應十四歲上喪父，二十一歲傷母，妻宮須硬配，在二十六歲上，應很多幾文，由二十九歲開去年，各事俱平平而過，對不對呀，吉瑞符聽罷點頭道，先生說的不差，請問先生，今年流年，除口舌之外，該沒有別的破敗了罷，龍公道，沒有別的，祗照命而斷，今年流年，應得貴官，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二四

第六回 林妹妹特作三合土 寶哥哥難看子宮病

我家姑娘，巳等候好久了，請裏面坐罷，王洪順便踏步進內，見是一個天井，却佈置一個小小花園，丫頭關好大門，引路前行，王洪順道，這裏除你姑娘而外，還有何人，那丫頭道，除我姑娘而外，只有我們幾個服侍姑娘的丫頭，王洪順道，你們幾個人呢，你叫甚麼名字，丫頭道，我們四個人，我名叫紫鵑，王洪順驚道，你叫紫鵑呀，那麼一定還有個名叫雪雁，紫鵑聽了，很爲驚訝的說道，博士你怎麼會知道，有個雪雁，王洪順笑道，博士不出門，能知別人事呀，我真聞，你們怎不稱小姐，而稱呼姑娘呢，紫鵑道，我們當着姑娘的面，要喊林姑娘，王洪順驚訝道，姑娘姓毛，怎麼叫林呢，紫鵑道，博士不知，因爲我們姑娘的小名，有個林字，所以如此稱呼，兩人說着話，巳繞過迴廊，到了一所房子，頗爲雅深，王洪順正欲舉步走進，忽聽紫鵑呼道，王博士來了，說罷，便向王洪順低聲說道，裏面才是姑娘的書房，你自己進去罷，說完便返身退出去了，王洪順眞法，只得用手在門上輕輕的拍了幾下，裏面沒有聲息，於是又拍幾下，仍無聲息，王洪順暗想，這是外國規矩，她們恐怕不懂，這便如何是好，正自想着，忽聽內面有人說道，怎麼外面，有狗在抓門，王洪順聽見，氣得暗聲罵道，這點規矩都不知道，中國要亡了，

未完